

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二

咸豐十年庚申五月甲午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何桂清奏徐有壬照會英佛欲借夷兵防
守蘇州該首各以必須何總督來滬面商方能定議何桂清已
坐輪船前往上海商辦各等語夷人欲入長江我方必欲阻止
豈可招之使來徐有壬此舉糾紛已經此事斷不可行恐何桂
清仍申前說著薛煥即飭吳煦等告知該夷徐有壬已死此事
毋庸再議即或該夷情願入江相助亦當婉言拒之以杜後患
然乘此機會正好籠絡該夷相機開導就我一切範圍不但永
息兵端亦可消弭無窮後患是為至要

閩浙總督慶端。福建巡撫瑞瑣奏。接據護理福建水師提督臣蔡潤澤。署理興泉永道潘駿章。會報英國大輪戰船一隻。內載華民九百餘人。夾兵四百餘名。由廣東香港。前來廈門。於閏三月二十一日。未刻進口。探聞該船欲往天津。當即會派幹練員弁兵役。在於沿港各口岸。嚴密防範等情。並據福建廈門同知俞林。稟報前來。擊伏查。英咭喇夷人。現與佛夷各駕兵船。駛入浙江定海。前據甯紹台道梁恭辰。稟報。即經督慶端。咨請浙江撫臣王有齡。就近委員前往查辦。一面飛咨

欽差大臣兩江督臣何桂清查照。並將籌辦情形。由驛馳奏。旋准

何桂清鈔摺咨會。該奏意在用兵。復理粵等。要飭閩浙兩省沿海水陸文武。設法嚴防。以杜窺伺。茲瑛咭利復有兵船經過廈門。欲往天津。是其心懷叵測。已可概見。除再密行沿海各文武。嚴加防範外。並飛咨

欽差大臣兩江督臣何桂清。暨幫辦五口通商事宜。巡撫銜江甯布政使薛煥。查照辦理。

硃批知道了。

乙未。山東巡撫文煜奏。竊查前據具報。佛夷上岸紮營。張貼偽示。尚不滋鬧等情。即理由五百里馳奏。一面飭委候補知府董步雲。候補遊擊定順。並准登州鎮咨會。遵照前

咨。派委該鎮中軍遊擊劉奉祥。水師後營把總向萬春等
馳往。欽遵前奉

諭旨。委為開導。該夷是何情形。尚未復到。茲又據縣報。該夷前占
張姓房屋後。又占據比鄰劉姓房屋。並於山下開井二眼。
別無動靜。嗣於二十一日巳刻。又聞東南洋面。駛來大輪
船二隻。仍泊之梁島。並由該船搬下馬鞍二三百盞。並未
見有馬匹。又迄今各鋪戶買伊洋錢使用。似有扶制通商
之意。各等情。前來。仍嚴飭暫為羈縻。總不可先行開釁。且
俟委員復到。該夷是何意見。是何言語。再行奏請

訓示。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文煜奏。美船駛至煙臺山下。待城登岸。並張貼偽示。已委員前往妥辦。當經諭令文煜飭令委員等。反覆開導。勸其將船隻撤回上海矣。今日據文煜奏。續報該美又占房屋。並於山下開井二眼。又自東南大埠駛來大輪船二隻。仍泊之罘島。該船搬下馬鞍二三百盤。並未見有馬匹。又迄今各鋪戶。買伊洋錢。使用各等語。美入占房鑿井。搬移馬鞍。逼買洋錢種種情形。殊有挾制通商之意。文煜接奉前旨。諒已遵照妥辦。著仍飭前派之委員董步雲等。諭以此處並非通商之地。勸其速回上海。至洋錢一節。上年美兵船駛至湖北。因民間不用洋錢。廢然而返。山東事同一例。可告以民間素不使用。難於相

徑。否則必致啟釁。該處既有馬路。恐於附近地方。購買馬匹。或肆行擄掠。著密飭該處商民。不得行使洋錢。賣給馬匹。並防其登岸擄搶。其煙臺附近。如福山等縣地方。均宜挑備官兵。暗中設伏。以備臨時策應。免致倉猝為所襲踞。其內地民人。接濟食物。私行交易。仍須隨時查察。嚴行禁止。毋稍大意。

又

諭前據文煜奏。稱吳孟姓船隻。駛至煙臺山下。約有三四千人。持械上岸。於山上紮營。並張貼偽示。尚無滋擾。已派署青州府知府董步雲等前往詢問。未意當經諭令該處。飭令該員等。諭該夷以上年曾經知照該國。按味喇堅換約之事。商辦。未據各履。

今驟然帶兵前來。查該處並非通商之地。亦非商辦換約處所。未便久留。應即回上海。向欽差大臣商議。向其妥為開導。本日復據文煜奏。該夷自占踞張姓房屋後。復占踞比鄰劉姓房屋。於山下開井二眼。二十一日巳刻。東南洋面。復駛來火輪船二隻。仍泊之梁島。並由該船搬下馬鞍二三百盤。並未見有馬匹。又通令各鋪戶。買伊洋錢使用。似有挾制通商之意等語。夷人船隻。久在山東洋面遊駛。茲復於煙臺地方。上岸紮營。並陸續占踞民房。實屬心存巨測。現已飭令文煜。亟為防範。該夷既攜帶多兵。恐以煙臺為屯聚之處。仍欲駛往天津。及山海關等處。肆行滋擾。僧格林沁等。於大沽海防。業已辦理周密。其附近各

海口情形仍著隨時偵探。僅該夷等或實有欲用馬匹來虛鈔
襲情事。應如何設法堵禦。即著該大臣等豫為籌畫布置為要。

丙申。

咸京將軍玉明奏。竊努前准金州副都統希拉布咨報。和尚
島青泥窪等處。於四月初七日至十四等日。先後到來大
輪船四隻。劫帶商船二十隻。當經努將通飭嚴防。委員查
探。並調兵赴金堵禦各緣由。疊次由驛奏報在案。旋接該
副都統咨報。青泥窪灣內。於十六日。復到大輪船二隻。劫
帶商船三隻。已將前劫之船。砍去船桅。塗成白色者七隻。
並於附近海岸掘井取水。又准咨稱。該夷大輪船。時向口

外洋面遊奕。仍復駛回停泊。又據瞭望汛官稟報。二十日午刻見夷人將劫未商船放行一隻。向和尚島海口駛去。是日亥刻。被劫商船內。忽有一隻火起。該夷立將起火之船。推出羣船之外。登時焚燬。二十一日未刻。又有夷船二隻。駛入青泥窪灣內停泊。前後共計青泥窪海口。到來火輪夷船八隻。被劫商船二十三隻。除放行一隻。焚燬一隻。外。現獲船二十一隻等情。陸續咨報前來。並據查探夷情。委員回防稟稱。金州和尚島西南青泥窪海口。距城六十餘里。其大輪夷船。與被劫商船停泊處所。距岸約五六里。該處係屬海套。地方空闊。一面靠山。三面臨海。灣內既可。

寫藏出時復能暢駛且逼近洋面進退最為捷便青泥窪附近居民恐其驚擾俱已逃避該夷輒以十數人攜帶洋礮洋槍等械駕駛杉板小船登岸在山坡鑿井取水並赴生近村屯買掠食物其被劫船戶現已陸續登岸經地方官訊供齊達等情餘與該副都統咨報大略相符茲於二十五日據金州協領同知詳稱訊明被劫漕船八隻據船戶楊振聲王世臻陳國璞蕭忠盛姚莘田陳祝南高應春周兆寅等供稱該船八隻共計裝運漕米一萬一千八百餘石行至山東洋面先後被火輪船搶劫各船水手驚跳落水者五十七名不知下落該夷將船帶至金州海口連

清未貨物。一併扣留。僅放者民人等登岸。其泰平號等。尚
船十二隻。亦係在洋被劫。均經訊取確供。分別遣留。酌量
給價撫恤等情。詳報前來。等查清船八隻。既經查訊明確。
委係在洋被劫。應即咨會直隸兩江督臣。驗未大臣。分別
查覈辦理。現在被劫難商。紛紛登岸。此項船戶水手。原非
安分之人。聚集日久。難免另生枝節。當此海防喫緊。未便
任其逗留。所有被劫清船商船各者民水手。仍飭該地方
官查驗照票。隨時斟酌遣留。各令回籍。以免滋事。惟該夾
劫搶清未。據據商船。兇悍已極。情殊巨測。且偵知青泥窪
係荒僻處所。向不設墩駐兵。遂將所劫船隻。帶至該處窩

留改選。近復登岸。擊舟入村覓食。雖無別項滋擾。而夫情
詭譎。尤不可不加重提防。伏思全州大小海口共十九處。
分防各汛。兵力較單。業經督飭調熊岳兵三百名。馳赴全
州。已於二十一日到防。藉資守禦。並咨覆該副都統。及劉
飭旗民地方官。嚴禁附近居民。接濟飲食。以免勾結。則該
夷雖克悍奸狡。似無所用其伎倆。至田莊臺兩岸三營。現
在僅有防兵一千二百名。此外尚有存城。及遼陽州。蓋州。
牛莊等處。備調兵一千名。原擬即時到防。第省中官兵除
坐臺守卡各項差遣外。存城之兵。已屬無多。而東遼一帶。
金匪聚散靡常。西路盜賊時復竊發。均須派員帶兵分往。

駐紮則省中之兵亦應留城駐守不可多調以重根本。紮現仍督飭在防將弁並濱海各口一體嚴行戒備。設若有警即將省城及附近挑備官兵飛調來防以資應援。

殊批知道了。嚴諭濱海居民斷不准接濟食物並禁其錢貨互換。

吉林將軍景鴻奏竊紮前據濱江委員副都統銜協領巴林保等報稱二月二十三日有夷人百餘名分駕爬犁十八張裝載烏槍等械由奇哈奔赴烏蘇哩復有夷人十餘名突至卡所聲稱深恨三姓不准貨換故絕口糧遂將官兵食物搶掠一空無法攔阻並聞該夷欲將卡官連吉拉明阿等全行殺斃。情作要挾通商地步等情。經紮飛調該

員等折回。一面密飭黑河口總巡協領輯順設法接應。萬勿受其牽制。尤須偵探行蹤。嗣據巴林保等報稱。行抵薛爾固左近。探有夷人截阻。遂將船留。交弁兵。駕駛前進。該員等由南岸繞越二十餘里。尋舟回至黑河口。旋據輯順等報稱。卡倫官兵現已撤回。分選赫哲生守。以通聲息。並據北路巡探赫哲保福報稱。閏三月初七日早。黑河口左岸色雲地方。有夷官一員。夷人一名。乘三板船一隻。駛抵上毛力地方。探詢卡官何往。保福答稱。近有山場許多。民人分在松花江南岸。漁獵為生。甚屬充穰。因卡官不能攔阻。外夷侵占內地。逼令官兵回城。派我守卡。該夷遂即折

○日○西○時○又○來○夷○人○七○名○乘○三○板○船○一○隻○攜○帶○烏○槍○一○桿○
和○各○悅○色○問○保○福○民○人○約○有○多○少○有○無○槍○礮○等○械○保○福○答○
稱○足○有○三○萬○餘○槍○礮○刀○矛○無○不○廣○備○該○夷○用○千○里○眼○各○處○
瞭○望○頗○有○畏○蕙○之○狀○言○及○我○等○在○此○久○居○惟○求○活○命○復○託○
保○福○見○民○人○代○說○我○居○岸○北○他○在○江○南○彼○此○取○和○各○無○猜○
疑○言○畢○而○回○又○據○來○路○進○探○赫○哲○永○起○報○稱○閏○三○月○十○三○
日○黑○河○口○以○下○夷○人○四○名○駕○船○一○隻○裝○載○烏○槍○四○桿○色○裹○
等○項○駛○至○南○岸○向○永○起○商○議○貨○換○該○赫○哲○答○以○無○物○可○易○
遂○稱○爾○即○無○物○我○們○即○欲○西○往○換○貨○永○起○告○以○新○來○民○人○
利○害○你○們○去○無○生○路○惟○特○正○值○變○裝○獵○戶○八○十○名○出○口○進○

察被該夷望見。形色驚惶。匆忙折回。人據赫哲噶山達扎
拉西。及天布拉。二人投營。聲訴扎拉。原在江左彪爾郭地
方居住。本年正月間。扎拉外出捕獵未歸。有夷人二名。攜
帶洋呢哈喇入室。戲誑妻妾不從。一夷順拾鐵鍬斧。毆扎
拉之妻。見事允儀。即持柴斧向抵。二人驚跑後。復來夷人
三名。將扎拉妻妾。縛置雪地。摔碎飯鍋。並焚其房。經比鄰
赫哲勸散。扎拉旋歸。即投於江右額圖地方。與族人同居。
忽一日有夷人十數名。邀同扎拉去。見赫爾圖夷官面高。
不容推辭。扎拉無法。跟往見該夷官。善言勸慰。言爾若歸
順俄國。定為官長。如敢拘執。立即殺死。扎拉被逼無奈。暫

且屈從。託言我既為官。須管夷人事務。夷官允許。事多靠
其經理。扎拉見有大礙。四事。俸其做。口。並不沈重。詢係木
銀鐵信。外以銅葉包裹。扎拉即令演放。眾夷稱大藥。只有
五函。使盡無處購買。並據眾夷與扎拉泣訴。我等被木首
逼勒到此。天寒無糧。凍餓死者過多。當向查詢木首之意
何居。該夷等聲稱。木首本非俄國人。係外國投誠。官陞極
品。深悉此地空闊。又兼南省未靖。由俄國討要多人。圖霸
此地。與俄主阿林三達拉均分。近來國王聞得人死過眾。
以故不肯再撥。祇留我等在此。只可束手待斃等語。扎拉
本係滿洲所屬。豈肯隨從外夷。今聞大營在此。情甘設法。

遷來。叨求收留。該協領見其情詞懇切。賞給煙酒等物。善言開導。令將各赫哲招撫。搬入松花江之內。茲於四月初六日。自黑河口以下。至開春寺哈達。扎拉春屬。共移來三十戶。男婦子女二百六十九名口。並牲畜船隻。均安置松花江上游南岸。分台居住。聽候當差。又接赫哲噶山達特。莫仲烏隆阿等報稱。閏三月二十五。四月初六等日。由黑龍江下駛大小船十五隻。男婦九十五名口。牛三條。馬十匹。順流東下各等情。先後飛報前來。竊伏查赫哲一項。性本柔弱。原在松花江兩岸。以捕魚為業。安居多年。近被俄夷侵擾。弁迭力難支持。殊堪憫愴。然其間良莠不齊。或者

利總其驅使。或畏威強逼。勉從。終非甘心情願。努曾屬協
領輯順。收撫赫哲。務須不吝賞項。以供驅策。茲報業有三
十戶。遣來黑河口左近。亦足以助我兵力。又據甯古塔署
副都統佐領富新。呈據巡防叟裝官恩騎尉明祿報稱。該
弁行抵哲魯馬地方。在興開湖西岸。見有俄夫新建房三
所。堆積羊草數千捆。未空。將其房草焚燬。復逃至恰博子
地方。在興開湖北岸。見夷房二所。亦即燒燬無事。又據瑛
春署協領台斐音阿報稱。閏三月初五日。海岸摩闊歲地
方。突來大輪船一隻。傍岸未久。旋即開行。不知所向。留人
三十餘名。三板船二隻。銅礮二尊。礮車一輛。礮架一箇。黑

牛黑馬各一匹。以及雞犬食糧大拾等械。就海嶼支搭帳房二架。經該署協領親往盤詰。語不可辨。迨十八日。忽有夷人數名。撐駕小船。駛赴海洋去訖。餘則看守器物。報經督飛飭該署協領督率官兵西丹以及牲丁。加意嚴防。無論何項夷人。斷不准登岸。一面行令甯古塔。不時偵探。以備策應。再查俄夷要求通商為急務者。原為接濟口糧。占居山場起見。督上年曾經奏明三姓嚴禁貨換。如敢違犯。請照軍法從事。本年山場招集人夫。均已詳諭申明。一律示禁。並函囑特魯欽。轉飭愛理。不得任其貨換米麵。以杜協播。惟該夷因患乏食。輒敢搶掠辱罵。復欲截留人員。是

其恃強欺官。情堪痛恨。迨見赫哲守卡。詢悉民眾刁頑。即行驚惶奔脫。雖是情變詐。難以遽信。而傳聞左岸居處。有懼吉林山場野人之論。並非無因。然木哩雙岳幅。狡獪異常。常貪心莫測。即其有所見聞。亦未必肯輕去烏蘇哩而撤去人。第無論其如何詭計。舉動與否。則在我軍防進守。以速待勞。諒亦足以禦侮。

畢滿又奏。查已革副都統吉拉明阿。隨在滾江加示。該緣俄夷搶掠卡所食糧。將官兵連該革員一併撤回。免受牽累。有傷體制。惟吉拉明阿在防加示。已十閱月。而該夷毫無儆場。實非義理所能感化。現據富呢揚阿。巴林保報稱。

該革員患病屬實。起立需人。合無仰懇

天恩。可否暫令回籍調理之處。出自

聖主逾格

鴻慈。

諭軍機大臣等。景瀛奏。俄夷搶掠尋釁。現將卡倫官兵撤回。招撫
赫哲代巡等情。一摺。俄夷由奇哈突赴烏蘇哩卡倫。搶掠食物。
並欲將卡官等截殺。業經景瀛將該官兵等撤回。分派赫哲生
守。復據赫哲保福等報稱。該夷屢來探問兵數民情。以頗畏懼。
復有夷人感請扎拉妻妾。懇請人勸散。該夷輒將扎拉遷去。強
令歸順。扎拉即在彼探悉木首與俄王意見未合。所率夷眾亦

有怨恨不肯之語。隨復逃回。求協領輯順收留。已令將各林哲
招撫。搬入松花江內地。其甯古塔地方。有夷人房屋草堆。經恩
騎尉明祿燒燬。亦無他事。各等情。俄夷到處游駛。意圖肆擾。一
經官兵等虛言恐嚇。該夷即行欲逃。看此情形。是將山內之人
招出。顯有裨益。至扎拉投回。所稱取夷抱怨不肯一切情形。足
見究係滿洲所屬。不肯甘從外夷。雖彼時被脅所逃。始終不忘
根本。實堪嘉尚。然亦須詳查。如係誠心投回。並非甘為該夷所
仗。該將軍等務當妥為安置。即將松花江上游南岸空曠之地。
撥給開墾。以全生業。惟該夷率眾深入。斷不能多攜糧食。惟有
嚴禁居民人等。不得接濟食物。並不准將錢貨互換。則必窮而

思遜。卽着景濂等。到切晚論。毋許陽奉陰違。儻該夷因斷其接濟。敢行捨掠。則費自彼開。應悉聽民人與之理論。若並不取強事。則不值自我啟釁。如敢有戲誑民婦等事。則有微卜勒幅舊素。雖至毆斃。彼亦無詞。惟烏蘇哩等處。該夷不能得志。或往他處。亦未可定。並着景濂等。嚴密偵探。加意嚴防。無稍疏懈。再烏蘇哩該谷空閒之處。早爲招民開墾。使該夷無所期望。是爲至要。另片奏。已奉制都統吉拉明阿患病。可否釋回等語。吉拉明阿。如病已閱數月。着准其釋放回籍。

奉旨。進德銜調任江蘇布政使薛煥奏。竊臣於四月二十

二日。欽奉

殊批該兩國一欲戰一欲和足徵其實不欲戰礙難開口此機關不可失也欽此同日奉到四月初九日寄

諭一遵伏思臣自四月初六日回滬其時即值常州無錫賊勢猖獗蘇州又相繼不守通省人心驚惶滬上商民無不攜資遠避夷人耳目最近一時處欲立起變端幸吳煦妥為安撫尚未滋事四月十七日督臣何桂清到滬即同臣等接見吳首嗜魯斯該酋夜郎自大所言皆無情理經何桂清與臣等反覆開導毫不悔悟提及和好二字彼則言並無和好皆以公事總須互商方能有益彼則云並無商量如欲完結祇有前致軍機大臣所索四條概予准行否則打

仗別無二說。再向刺導。默然不答。佛肯啣嘯。不肯見
面。但其刺使呀吐嗜。來督臣何桂清處。據稱如有要言。告
知呀薩。即與面談無異。及見呀吐嗜。所言亦與嗜首相同。
而於駐京一說。尤堅決不破。告以上年天津之役。爾國並
未附和中國與爾素敦和好。呀首則謂上年赴津換約。係
違國諭而行。該國並未帶兵。何以英國到彼。尚有人送照
會上船。獨該國無人理之。是中國將彼比於屬國。不肯以
平禮相待。所以該國王立意決戰。無可商量等語。何桂清
答以布肯上年赴津。直隸臣總督派人尋覓。欲與接見。因
洋面寬闊。未經尋獲其船。並非輕待布肯。呀首又稱。願嘯

嗚呼。不日仍來中國。立即赴津辦事。斷不在上海停留。外省大臣亦不能主持此事。詞氣狂妄。已經味首等。現亦來滬。與臣等接晤。據稱該首亦要赴津。臣等告以爾國公事。業已辭竣。向其阻止。而該首則謂。嗚呼既到天津。我亦必須前往。容看該首之意。雖非有心作祟。亦不能代我出力。今嗚呼二酋。既聯為一氣。又伺我軍情。萬緊。齊和之念愈堅。雖經何桂清督同臣等。而為開導。又暗屬華商。設法化解。奈夷情執拗。較前尤甚。明係知我大營全軍解體。恃彼兵力已強。肆無顧忌。任意要求。實非情理所能感悟。現探得。嗚呼已陸續屯紮山東之成山。嗚呼兵已紮成山。

對峙之高麗洋島。一俟頭首嘴首到來。即同北駛。臣惟有
矢盡血忱。相機設法。再隨同何桂清。實力開導。總冀挽回
一分。即盡一分心。死斷不敢稍存諛卸。自外

生成。以期仰副

聖主履念邊防之至意。

兩江總督何桂清。著浙江巡撫王有齡。奏竊蘇州失守。大
局決裂。及臣何桂清前赴上海商辦各緣由。於四月十六
日。恭摺由驛馳奏在案。臣等伏查蘇州危迫之時。江蘇撫
臣徐有壬。焦急無計。飛札新調蘇藩司薛煥。蘇松太道吳
煦。請借英法二國兵。赴省救援。並准閩邵紳士韓崇彭

德格汪藻潘儀鳳等公稟特委署蘇州府知府吳雲蒼札
 催調乃吳雲甫經到港蘇州邊關不守臣何桂清於劉河
 舟次接據吳煦遣捕盜局輪船飛請迅去高懸即於十七
 日晚間抵港詢知吳煦等正飭華商與該首會議多方曉
 勸尚無端倪迨臣何桂清接見吳首清和早前如是者作旗林故法以守其領何以計
復又百般營
 解阻其北駛該首總執上海無可商議之說百折不回並
 稱和議事大必先進京換約從前天津原定五十二條及
 今春照會軍機處所請四條只須分別准駁二字准則仍
 歸和好駁則立即開仗等語現聞該二國兵船均由通商
 各口紛紛北駛吳船泊於山東成山洋面佛船泊於成山

對峙之朝鮮洋島。總計兵船百餘隻。水陸兵四萬餘人。不日即有舉動。先經吳煦等探悉該首等密謀。欲別由山海關以內登岸。直趨京師。並分股抄襲大沽後路。人欲分擾山東登州萊州等處。臺經奏報在案。惟津沽防禦屢盡斷無可虞。而兵燹一開。不特處處為其牽制。抑且兵連禍結。恐無已時。近日蘇浙在港貿易各商。亦再四函懇該首發兵。雖急於救蘇。實可暗消北釁。該首則謂情願幫助。但伊國與師動眾。專為雪恥而來。若先為我勦賊。何以轉報國主之辭。回答其意。固係以兵費和。就目前情形而論。所可深慮者。尚不僅此。現在東南要害。均為賊路。蘇省已無

一兵一糧。全境空虛。固已無從措手。縱有援兵四集。糧餉從何籌辦。軍火槍礮從何置備。思之焦灼如焚。值此逆賊猖狂。若偵知夷黨未解。勢必重利啖夷。乘機勾結。該夷志在牟利。不顧順逆。萬一不為我用。轉為賊用。一經與賊勾連。賊與夷串成一氣。勢必水陸分擾。南北皆危。自粵逆竄踞金陵。該夷亦時時探詢賊情。其中如公使夷官。及正派商人。尚知身逆實係盜賊。而夷類甚雜。良莠不一。昨經吳煦訪知夷人刊傳一書。標題太平天國。令人繕譯。大略皆記粵匪舉動。此即已通線索之確據也。即如上海一隅。今係夷人通商之地。昨經吳煦二酋派兵巡防。係為保衛夷

房起見。經吳煦設法。羈縻亦派營兵會堵。尚屬相交。第現在賊勢蔓延。四面圍住。此海濱一隅。何能獨支。現在罷市已久。貨不流通。關稅釐捐。一無所出。且大營廣勇。紛紛逃來。資遣不淨。其所以不即變亂者。賴有速定和議。借兵助順。一說耳。若並此不辦。不待賊來。立即瓦解。非為賊有。即為夷踞。東南半壁。從此更難挽回。即欲求澆讓和。亦無駐足之地。臣等若再瞻顧忌諱。知而不言。誤國之罪。更重。雖萬死不足以蔽辜。為今日計。惟有亟為安撫。使人堅其和議。俯如所請。使知。

大皇帝逾格天恩。動其感激之心。絕其勾結之念。乘勢勸其助順。

勒賊於南北軍務。或可稍挽危機。臣等非不知後患滋多。此時勢急定議。必為天下罪人。然即不全該兵助順。而夷兵北去。更恐徧肆滋擾。蓋兩害相形。則取其輕也。且查英佛二酋。天津原立和約。本經桂良等奏奉。恩旨照准。至今春英佛二酋各請四條。固在原議之外。半係逞其虛悔。不過為爭氣爭臉起見。其賠費一層。果能代為勒賊。則償費無殊犒賞。尚出有因。能保全大局。斷不致盡東南之利也。臣等早夜密籌。成則真有挽回。不成則南北局勢。曷堪設想。不得已。瀝陳實在情形。仰乞

皇上天恩。逾格從權。可否准將英佛二國原定天津條約。及續訂

各四款。俯予照辦。庶幾南北兩蒙。可期立時消釋。所有該
首等進京換約事宜。即遵

旨飭令薛煥。迅速北上。由海道前進。此則不可也。妥為料理。以全大局。臣等不

勝惶恐待

命之至。

諭軍機大臣等。薛煥奏。嘆佛那為一氣。狂悖愈甚。一摺。並據何桂
清。王有齡奏。南北皆危。宜速撫定勦賊等語。嘆佛二處。知江南
大營潰退。蘇常等處。相繼失陷。愈形狂悖。本在意中。何桂清又
至上海。與噶嘯斯商議。無怪該夷即自大。肆意要求。江南賊
勢雖張。現在調集各路援兵。自能力圖規復。若藉資兵力。更使

該吏輕視中國。後患何可勝言。何桂清。王有齡所請。斷難允行。前據薛煥奏。英首頓喃。陰道經佛國。因該國主一意主戰。頓首已回。復該國。若不來中國。此次噶首等又稱。頓喃陰嚙。雖不日仍未中國。其中不無可乘之機。所稱立即赴津。斷不在上海停留。亦未可盡信。何桂清。韋經。學問。薛煥。現著欽差大臣。責無旁貸。務須在上海妥為辦理。不可往來徒報夷情。尤不可為何桂清。豫為開脫。所有夷務。即著探明。頓首等。到上海。即遵前奉諭旨。到切開導。其有轉機。固不可因蘇常失陷。稍示以弱。亦不可激之北。致啟兵端。操縱之機。全在該署大臣。悉心籌畫。不得意存推諉。有負委任。味夷業經換約。何以亦欲赴津。顯與英

昨兩夷暗中勾結。若至天津。誤傷該夷船隻。必致有所藉口。着薛煥詳細告知。毋令前倖。是為至要。

又

諭何桂清。王有齡奏。杭城危急。並請撫夷勒賊各摺片。夷人欲入長江。我方必欲阻止。豈可招之使來。徐有壬照會奕嘏。欲借夷兵防守蘇州。何桂清前赴上海商辦。訖終已極。已諭薛煥。婉言拒阻。江南賊勢雖張。現在調集各路援兵。自能力圖規復。若借資夷兵。使該夷輕視中國。後患何可勝言。所請安撫夷人。勸其助順勒賊之處。應毋庸議。

又

諭本日據薛煥奏。漢佛聯為一氣。狂悖愈甚。一摺。據稱。何桂清到
港。見嗜嗜斯。反覆開導。毫無悔悟。佛夷呀吐。嗜所言。亦與嗜首
相同。又稱。額爾金。嗜囉。仍來中國。立即赴津辦事。味首嗜若翰
亦要赴津等語。漢佛兩夷。因江南大營潰退。愈肆恫喝。據稱。漢
兵已屯紫山東之成山。佛夷亦紮成山對峙之高麗洋島。一俟
額爾金到。即行北駛。著僧格林沁。恆福。隨時偵探。密為防
範。其山海關一帶。亦應一體嚴防。佛夷已占踞烟臺地方。文煜
前派署青州府知府董步雲等。前往詢問來意。著即督飭該員
妥速辦理。並於各海口認真嚴防。以免該夷登岸滋擾。是為至
要。原摺著鈔給閱看。

士寘。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竊查大沽海防。最關緊要。即使將來喫噎就撫之後。夷情詭詐。反覆靡常。海口設防。亦不容稍涉大意。咸豐八年原議。除大沽協存營官兵一千六百名外。添設水師兵一千四百名。統歸三千名之數。以期嚴防。嗣因募補不敷。定額人將操練無成之兵。隨時開革。今止贖尚堪教演者一千九百名。若必欲募補足額。勢必有名無實。現在所積京兵在防。及各處調防馬步官兵。固屬足資捍衛。惟思撫局一定。自應將各路官兵。全行撤回。抑或他處需兵。移緩就急。大沽海口。僅

存此水師一千九百名。實不足以展

京師門戶。擊等再四思。雖不得不早作將來永久展防之計。查現在調到山西北鎮官兵二千名。曾經派員赴津點驗。據稱老弱居多。復經派委長蘆鹽運使崇厚。署天津鎮總兵冷慶。前往逐細揀選。復據稟稱。此次官兵。尚堪教演者。僅有一千名。其餘一千名。或軟弱疲病。或技藝生疏。伏思此項軟弱之兵。留於津郡。實難得力。况近年以來。南北情形。迥不相同。南方多事。而兵單。北方完善。而兵厚。當此征調紛繁。

國帑支絀之時。自應因地制宜。變通辦理。查京城八旗。生齒

日警兵額有一定限制。年壯旗丁。挑補錢糧。缺少人多。謀食既艱。練習必惰。即使得缺。亦難望其弓馬嫻熟。努等惡味之見。可否將調到北鎮官兵內。老弱者一千名。撤回原籍。交山西撫臣分別裁汰。將此一十名額種餉。撥歸直省。將京旗滿洲。蒙古。漢軍。並內務府三旗。及演藝各營。一體挑選平力精壯。能習技藝之養育兵。開數一千名。再由八旗滿洲。蒙古。漢軍。每旗揀派年壯三品至七品世職二員。管帶赴津。努等再擇其勤慎有為。或曾經出師者。督率訓練槍箭技藝。必可得力。現今海口兵力較厚。即在天津防守。一俟夷務定局。大兵凱撤。此項兵丁。即可移紮大沽。以

足三千之數。仍令春分到防。結凍回京。不令久守海疆。以昭體恤。俟該兵到防之時。京中各旗營所出護軍馬甲之缺。一由京挑。一由外補。將此技藝嫻熟之兵。一經補缺。即令回旗當差。再由京旗選拔精壯來防操練。不特津防得有一千精壯之兵。且京中各營所得之兵。亦堪拱衛。如此一轉移間。庶兵歸實用。餉無虛糜。於京外操防似有裨益。僧格林沁等又奏。竊等於本月初三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五月初二日奉

上諭。夷人船隻。久在山東洋面遊駛。茲復於烟臺地方上岸紮營。等因。欽此。查佛夷現在山東烟臺地方。紮營紮井。占住民

房屯聚夷兵。故作前來報復之狀。其中難保必無英國之
人。揆度夷情。欲和無由。欲戰難操。必勝。自去年至今。百端
恐嚇。不過要我言和。伊等便可乘勢奢求。數月以來。總未
遂其詭計。英佛曾言十二月內。必要報復。彈指英佛兵敗。
至今已屆一年。若不有此舉動。其勢無顏以對諸夷。所以
英首頓囑。嗟。羊連回國。如今在烟臺屯兵。又不露英國之
名。種種情形。皆是自留議和地步。此時若責成上海。迎機
善導。或可就我範圍。儘英佛決意報復。或直犯大沽。或由
祁口北塘馬步登岸。繞紮我後。現在祁口北塘。連後添設
營盤。唐兒沽挑築濠牆。安兵防守。遂為聲勢。臨時多設偵

探一經見有夷船。即令兩盟馬隊節節策應。誘其深入。令
兵會剿。大沽海口。現又續造萬斤鐵炮。連前已足密排。該
有天津被擄民船。登岸回津。訊據聲稱。伊駕船為生。由工
海賣貨回津。於四月初七日。在山東烟臺。迤東洋面。遇見
夷船一隻。將伊船擄去。帶赴奉天金州地面。將舵工水手
全行逐下。伊即搭船回津。曾見該夷將船舵截去一半。船
面周圍豎立板牆。上釘牛皮。塗以白灰。以備打仗。現已劫
去沙街各船四十餘隻。聞得意欲劫擄百隻。方足使用。設
使該夷用所擄之船。連成一處。來湖擁進。聞我防具有此
鐵鐵層層密布。足資攔擋。查雙塔礮臺。原因當年夷人駭

擾海口。轟塌礮臺。天津亦無可守之地。是以權在雙港。安設礮臺營壘。以防水路。今津郡環濠已成。海河兩岸礮臺工竣。已將雙港各營礮位。全數運赴天津。分設兩岸礮臺礮洞。水陸兼防。以省兵在。其雙港礮臺營壘。仍留作為虛營。以壯聲勢。所謂山西兵二十名。天津鎮標兵一千名。及該處蘆團練勇。均已分守天津環濠。所有前項官兵。均應派員管帶。查著天津鎮總兵冷慶。現在海口帶兵。天津道孫治。亦在海口總辦糧臺。均未能兼顧。等語。即就近札委長蘆鹽運使崇厚管帶。以資採訪。並飭各項官兵嚴密防範。是天津布置。亦可無虞矣。惟佛夷兵船。既停泊烟臺。是

兵上岸紮營。有鞍馬。行蹤巨測。水陸相距大沽。皆不甚遠。努等除督飭各營將弁晝夜嚴防。及飭令西凌阿增慶。慎選官兵。沿海偵探。妥為防範外。並於天津。靜海。鹽山。慶雲。沿邊添設馬棚。絡繹馳報。復經飛咨山東巡撫文煥。速飭登州鎮道。由烟台至直隸慶雲一帶。安設馬棚。逐日將夷人動靜飛報。務大營。以便酌量緩急。隨時調度。並令該撫轉飭登州鎮道嚴飭各州縣。禁止毋許賣給馬匹。以杜該夷詭計。

硃批覽奏已悉。

諭軍機大臣等。價格林沁等奏。請調撥防兵。變通辦理一摺。據稱

現調山西北鎮官兵二千名。其尚堪教演者僅有一千名。其餘一千名。軟弱疲病。技藝生疏。甚難得加。請將此項老弱官兵一千名。撤回原省。交山西撫臣分別裁汰。將此一千名額設糧餉撥歸直省。即在京旗滿洲蒙古漢軍並內務府三旗及演藝各營挑選精壯養育兵閑散一十名充額。揀員管帶赴津訓練。以資守禦等語。山西到防官兵半多疲弱。該大臣等力籌整頓。量為轉移。欲由京旗挑補精壯足額。自係為添兵節餉起見。惟現在該夷撫局未定。未便議及善後章程。此項老弱官兵一千名。著該大臣等撤回山西原省。交英桂分別裁汰。仍著英桂另挑精壯官兵一千名。調赴天津防所。以足原額。所請由京旗挑選

壯丁。以為水久嚴防之計。看俟該吏就撫後。再行裁辦。

癸卯。山東巡撫文煜奏。竊臣前將佛克占房黎井。紮營出示各緣由。恭摺奏報後。續據具報。該吏人占民房數處。並由船上搬下屋架木料。蓋屋數座。聞有吏兵前往附近村莊。搶掠雞鴨食物。經鄉團聚眾逐回。吏首聞知。即將吏兵懲治。故據該吏邀集該處鋪戶。囑為轉請福山縣。前往議事。並稱如或不往。該吏即帶兵進城。詢以所議何事。據云非伊等鋪戶所知。該福山縣知縣陳壽元。因其轉囑懇請。如或不往。轉令該吏有所措詞。遂一面稟聞。一面即於二十七日。往見該吏首。據云。伊等在上海奉伊國孟總統。令

其來此候示。本國和好交易。近因海署燕騰。船上不便居住。是以登岸紮營。不料各鋪紛紛關閉。勸囑不從。懇請來此開導各鋪。令其照常生理。免致釀成禍端等語。該縣答以和好交易。係在上海會議。此間縣汛各員。未敢擅專。且地方土瘠民貧。恐亦無甚買賣。至於各鋪關閉。係屬畏懼兵威。如果兵各歸寨。與民無犯。應可令其照常安業。該夷首均各首肯。詢以何日撤營歸船。開放何處。據稱須候伊孟總統之令。伊等不敢自主。復詢以有無兵船在後。據稱船尚不少。各等語。該縣因其並無他議。起身欲行。該首等送至營外而回。該縣乘間探有火營。唯積大險。不計其數。

烟臺山上。罪有大礮三座。山下船上。大礮甚多。並有驃馬十餘頭。匹。前報之馬鞍二三百盤。今卻不見。統計夷酋夷兵不下三四千人。各等情。其時委員董步雲。亦已起程。臣又分別咨札登州鎮道。催飭各該委員等。一體趕緊會同馳往。並將兩次欽奉

硃批。

密諭。均經分別咨行。欽遵妥辦。並咨會該鎮。於本標附近福山一帶。察看夷船所不能到之區。抽撥官兵前往。暗中設伏。以期近捷。其餘實無可調之兵。因又分行前遵。

諭旨。挑備官兵二千名之各營。分知照擬。先以此撥備。策應。臣查

夫兵既經擄搶雞鴨等情。已可見其食物之不充裕。更慮嚴禁居民私售食物。杜其接濟。俾令不能久留。惟不可與以可乘之隙。致使藉詞。反顏搶取。臣擬如其情形恭順。可否仿照津沽。作為地方官及委員等。地主私情酌給牛羊雞鴨等物。藉資羈縻。伏候

訓示。再行遵辦。至該處有鞍無馬。臣前因慮其私自購置。除附近地方。本已嚴禁交易外。又經密諭臬司。於各隘口募地稽查。不准羸馬過境。以杜私售。惟現在人據咨稟。該處又在烟臺山上。排隊演陣。並試放槍礮等情。居民因之驚惶。該處無非故作聲勢。以逞其恫喝習技。業經福山縣妥為勸

慈人心始定。臣又即飭福山縣。暨委員等。再往告知該處。既稱本國和好。欲令鋪戶照常生理。何以輒來紮營。占房。鑿井。並又排隊演陣。武放槍礮。恐嚇居民。茲因各該委員。尚未稟覆。一俟覆到。再行據實奏報。

文煜又奏。茲於本月初七日。又據福山縣申報。初二日早。間。該處於初一日。續到之火輪船二隻。內。起出馬一百五。六十匹。餘俱兵械。即在烟臺附近之玉皇山頂。及奇山所。東南一帶紮營。所有續到輪船二隻。並招同前到輪船二。隻。一併於初二日午刻。向東南駛去。是兵中廣東人已不。少。難保不接踵而來。計圖水陸並進等情。所稟不為無見。

臣查該夷既有馬匹誠如

聖諭固不可自行起營亦不可漫無準備。如果該夷僅止馬一百五六十匹。我兵猶足數抵禦。前本商定青州副都統臣恩慶挑備馬隊五百名。總調現在該夷載馬輪船。雖又帶同前船。併往東南駛去。是否續往載馬。尚未可知。然不能不先就現在情形設防。茲除已調首次奉

旨飭挑之官兵二十名。前往福山一帶。由登州鎮酌飭埋伏外。又經飛咨青州副都統。將前備馬隊五百名。即由該副都統管帶。馳赴登州一帶。擇要駐紮。以為聲援。如該夷駕馬衝突。我師亦即以前項馬隊迎頭抵禦。俾免臨時倉猝。以期

有備。仍不使先行開費。一面仍俟該委員等覆到。有具如何光景。應否。臣親往督辦。再行酌量奏明辦理。

硃批覽奏已悉。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文煜奏。夷船駛至烟臺山下。占房開井。有挾制通商之意。當經諭令文煜飭令委員。反覆開導。並設伏嚴防。本日又據續奏。夷務情形。並福山縣知縣陳壽元。往見夷酋。情詞尚為恭順。一摺。覽奏均悉。夷人又占民居數處。並船上載來木料。蓋屋數間。顯係意圖盤踞。在彼通商。各鋪戶紛紛關閉。早絕其望。正可使該夷廢然思返。足見該商民等尚知大體。不必勒令商人等。照常生理。致拂民情。夷兵往近村搶掠食物。經鄉

團聚取逐回夷酋聞知。即將夷兵懲治。是該夷尚知畏懼百姓之意。正可迎機而導。使其不敢猖獗。所稱因其情形恭順。擬酌給牛羊雞鴨等物。以示羈縻。此舉殊可不必。夷人如果食物不能充裕。正可達之使去。格外體恤周旋。以後恐應接不暇。設有不繼。轉令該夷有所藉口。如該夷向地方官索求。即告以此處並非通商換約之地。地方官不敢擅專。其民間有接濟食物。私行交易者。仍行一體嚴密禁止。使其不能久留。尤當嚴禁沿海居民。不可為所雇募。並防其乘間搶擄民人。逼令服役等事。朕聞登萊青濱海一帶。現辦團練。向來招募練勇。多屬有名無實。不過為州縣冒銷地步。著該撫飭令地方官。遴選公正紳士。董

司其事。均由民捐民辦。不得假手吏胥。尤不可招募無業遊民。及外來之人。免致奸細涇跡。該撫前沐之委員董步雲。與該吏接晤後。如何情形。一俟覆到。即行詳晰馳奏。再本日又據文煜奏。吳人於續到之輪船二隻內。起出馬一百五六十匹。該撫現添調馬隊。以備抵禦等語。夫人既有馬匹。恐其計圖水陸並進。且其船駛往東南。安知非續行載馬。行蹤實為詭詐。居民如有驚慌。該撫務飭委員。妥為曉諭。示以鎮定。並一面挑選精兵。暗地設伏。其登州福山一帶要隘。尤宜添兵扼紮。以防其登岸滋擾。未聞襲路。是為至要。

甲辰

或京將軍王明春。竊發於四月二十七日。承准軍機大臣密

寄。四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王明春。漕船在山東洋面。被夷船截搶。並夷船游駛。演放礮。位各等語。等因。欽此。著。遵即派員。恭覈。

諭旨。馳赴金州。密咨傳知該副都統希拉布。欽遵辦理。並令委員。剴切諄囑。嚴禁愚民。勾結導引。詳細確查。去後。復准。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咨稱。嗣後夷船。駛至奉天。如係。喚佛夷人。索要食物。淡水。自應。概不付給。僅係。俄夷。取要食物。即可酌量。應付。亦未便。盡如其數。以杜。其無厭。需索。如有。夷船。駛至。應須。派人。答話。務當。揀派。妥當之人。不可。輕露。軍營。實。

在情形等因。咨會前來。當經督通飭沿海各城遵照。留心
辨認。詳慎辦理在案。續准金州副都統咨報。青泥窪於四
月二十三日。又到大輪船一隻。連前停泊夷船。共計九隻。
五月初二日。據金州旗民地方官詳稱。青泥窪灣內大輪
夷船九隻。劫留商船二十一隻。現仍停泊未動。四月二十
七日。和尚島口外。續到夷船十隻。內有小大輪船一隻。時
常出入。似是該夷之信船。人紅土崖迤東之大孤山。見有
夷船一隻停泊。和尚島迤南三山島外大洋。見有夷船二
隻游奕。前後共計停泊大小大輪夷船二十隻。前次劫來
商船二十一隻。尚有外洋游奕夷船二隻等情。馳報前來。

擊伏思該夫犬羊之性。狡詐異常。雖有構兵報復之語。然
津沽戒備甚嚴。或不敢遽然前往嘗試。乃分竄濱海各處。
既在洋面劫漕掠船。肆其兇悍。復駛入金州荒僻海灣。於
向不駐兵安歇處。盤踞窩留。演放礮位。故作鳴張。其為先
聲恫喝。擁兵脅和。已可概見。惟陰謀詭譎。反覆無常。不可
不隨時加意提防。庶免墮其奸計。而鄉民貪圖小利。輒為
接濟食物。久必被其脅誘。貽患匪輕。現經督委員。前赴金
州。諄囑該副都統。嚴飭旗民地方官。嚴禁附近村民。接濟
該夫食物。以杜勾通而消隱患。其被劫船戶水手。亦即隨
時遣解回籍。毋令久聚滋事。仍按戶編查保甲。認真稽察。

毋稍疏懈。至金州大小海口十九處。而老水貼岸者居多。夷船處處俱可登岸。現在青泥窪等處。夷船愈聚愈多。雖尚無滋擾情事。而防堵最為喫緊。苟惟有仰遵

聖訓。傳知該副都統。嚴飭兵勇。非夷人大隊登岸。不得遽行開礮。仍於陸路擇要設兵。防其窺伺。以冀仰副

聖主慎重善防之至意。

殊批。知道了。

五明又奏。正在具奏間。准金州副都統。並旗民地方官。先後咨報。四月二十八日。見有大輪船五隻。並改造商船二隻。駛至大孤山灣內。距岸半里許停泊。內有一隻淺棚燕

石。該夷因船滲漏。登岸搭蓋帳房三十四架。約有夷人二百餘名。並未滋生事端。同日和尚島。見有夷船五隻。由東南洋駛進。入於二十九日。瞭見青泥窪。復到夷船四隻。大輪船一隻。與前來之船。一處停泊。現在青泥窪大孤山等處。共到大輪夷船三十七隻。除石礁墊破一隻外。有改造商船二隻。知留商船十九隻等情。馳報前來。等查該夷船隻。日見加增。在青泥窪大孤山等處屯聚。又將商船改造二隻。且因船攔礁石滲漏。該夷輒即登岸。搭蓋帳房。暫行棲止。雖據報無別項滋擾。而情殊叵測。尤應加意嚴防。現已飛咨該副都統希拉布。嚴飭旗民地方官。並守汛弁兵。

不分晝夜嚴行戒備。仍應不動聲色。時刻提防。相機辦理。以昭慎密。

諭軍機大臣等。玉明奏。夷船陸續駛至。並於大孤山登岸等語。夷人大輪船先後駛至金州海口者。已有三十七隻。與劫去商船同泊大孤山。和尚島。青泥窪等處。並因一船墊破。有夷人二百餘名。於大孤山灣內登岸。搭蓋帳房棲止。實屬心存叵測。不得內其並未滋事。任令久行居住。著玉明即知照該副都統。令其揀派明幹員弁。前往曉諭。以該處並非通商口岸。未可在此逗留等詞。婉言開導。令其迅速回船。並將船隻即行駛去。一面督飭地方官嚴密禁止沿海居民。接濟該夷食物。及與夷人錢貨。

交易等事。並防其雇覓內地民人。購買馬匹。務令認真辦理。不得有名無實。該吏食用之物。斷不能多為攜帶。一經嚴斷接濟。勢將不驅自去。即自稱係俄夷船隻。索取食物。可告以此處並非應到之地。亦不能接濟。惟在該將軍等實力防範。毋稍玩視。致涉貽誤。

乙巳。廣東巡撫耆齡奏。竊粵前於南雄州途次。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閏三月初五日奉

上諭。戶部奏。籌擬廣東軍餉。請飭新任巡撫。妥為收放。一摺等因。欽此。查粵前在江西省城。傳聞粵海關稅務。係仿照江海關辦法。用夷人代收。粵竊以為利權輕畀於人。恐為異日

之志。隨經密為訪查。因道路遙遠。雖有所聞。未能詳悉。欽奉前因。改派委員前往省城。向各銀號確切密訪。緣粵海關自夷人入城後。各國商人走私甚多。稅銀短絀。經督臣勞崇光與前任監督恆祺會商。由上海雇喚啞喇夷人李添。來粵代收稅銀。於咸豐九年九月底開辦。赴各洋船。並洋行查貨。均係夷人前往。本關書吏。僅憑夷人口報稅銀數目登簿。有無以多報少情事。無從稽考。現在時味。仍往上海。又給夷人赫德接辦。計自九年八月二十六日起。至本年閏三月二十五日止。共徵銀六十三萬六千五百餘兩。內佛蘭西夷人陸續提去銀三十三萬三千三百

三十餘兩。味喇噠夷人提去銀四萬兩。均稱係作抵六百萬撫夷經費。又味喇噠喇喇喇喇二國。共提去填築地基銀八萬八千三百兩。即係填築太平門外沙面地方。將來擬蓋洋樓之處。又提去洋銀一萬八千元。為夷兵防城經費。共被夷人提去銀四十七萬四千餘兩。餘銀支銷通關經費。並撥解軍餉等項。存庫銀兩無多。其各屬完解藩庫地丁等銀。均存儲佛山鎮。應解糧道庫款等銀。運庫鹽課銀兩。仍在省城。俱隨時撥入軍需項下動用。並未被夷攫取。查粵海關稅銀。在令夷人代收。實有太阿倒持之勢。蓋粵東與上海不同。上海夷人均在城外。且係該夷重資所在。

既不敢違動干戈。即不敢強取稅項。而粵東則吏人現踞
城內。關稅官徵官用。尚恐該吏垂涎。一令該吏代徵。愈啟
慢藏之患。蓋知我庫銀已有成數。逐日索取。必盡其所有。
而後已。現在以補還六百萬經費為名。他日足數。又將別
設名目。以逆其攫取之計。若明欲收回利權。該吏必起而
力爭。轉滋他釁。竊正籌辦間。通藩司周起濱。因公來韶。已
屬令回省。與監督毓清岳商。嗣後關庫收到稅銀。無論多
寡。酌提十之五六。解赴佛山。以就近支發軍需。及接濟口
糧為名。另款存儲。以備撥解。餘銀照前補還該吏經費。使
其不致生疑。如能照此辦理。雖不能即清其源。亦可稍節

其流糧道庫款。及鹽課銀兩。亦令運存佛山。以昭慎重。省城地方。從前原為商賈聚集之所。自該夷踞城後。多有遷往佛山鎮者。近來商賈貿易。佛山居十之六。省城僅十之四。畏夷人之逼也。但佛山處西北江下游。商賈輻輳。人烟稠密。而形勢散漫。並無城郭。時虞廣西匪艇下竄。居民鋪戶。常有戒心。弩擬藉防禦。西匪為名。於該鎮建築城垣。礮臺。置造礮械軍火。守備既固。人心日安。在省商賈。將不招而自至。庶利權操之自我矣。現在密訪紳士委員。一俟得人。即行舉辦。又現駐省城觀音山將軍衙署等處夷兵。雖祇六百餘人。香港尚有二千餘人。省中旗綠各營軍火器。

機。概被收去。城上大礮。或釘塞大門。或擊斷兩耳。礮臺拆
毀無遺。沙面地基。尚在填築。已高出水面六七尺。探聞須
俟築高一丈。再行蓋造洋樓。沙面河邊。為外郡晉省必由
之路。該夷意在以沙面駐兵。扼省城之吭。以觀香山駐兵。
拊省城之背。是使我守備全無。得遂其扶制把持之計。去
年冬間。又向督臣勞崇光。以銀五百兩。租九龍之尖沙嘴
地方。現亦修蓋房屋。查九龍與香港對岸。香港乃慈母之
區。往來必須舟楫。九龍則新安縣屬境。陸路四處可通。其
意圖蠶食內地。奸謀甚毒。琴瑟殊之見。此時戰守兩無可
恃。惟當認真整頓營伍。先靖內寇。以壯軍威。力行圍剿。以

固眾志。修葺佛山城垣。以收利權。使該夷徒聚省會空城。無所施其伎倆。然後相機收復。該夷因勢駐紮韶州。不進省城。聞欲來招相見。如果前來。勢當不動聲色。妥為撫諭。仍令回省貿易。再該夷在粵。以萬餘金購買稻草。訪聞欲載往天津。紮草人於馬上。用衝頭陣。以當礮火。而以精銳繼進。人云填塞天津溝坎爛泥。免致陷足。復以千餘金收買寸許厚木板。將載赴上海。打造小船。以備天津同時併進之用。又有馬隊三四十。內一千匹。係向日本國借得。亦均載往天津。應請。

勅下僧格林沁。預為準備。

者齡人奏。勞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閏三月初二日奉
上諭。有人奏粵東省城拐場良民。販與夫人行人為之裹足。地方
官代為出示。著即查明參辦等因。欽此。欽遵委員確查去後。茲
據稟覆。夫人在粵東。利誘內地匪徒。拐騙人口出洋。名為
買豬仔。由來已久。自咸豐七年。夫人入城。此風更盛。然是
時尚未設館。係用計誘。捉至菱船。一有成數。即便揚帆而
去。約計先後被拐者不下萬口。迨九年三月間。經前撫臣
柏貴。及南海番禺二縣。出示嚴禁。督臣勞崇光到任。亦經
示禁。並拏獲拐匪正法。是年十月間。瑛咭喇。佛蘭西。呂宋
三國英人。於省城太平門外之迎隆里。設館三所。名曰招

工公所據稱。招內地民人。往西印度。及華拿古。巴島等處。種地。刊刻章程。四處張貼。聲明五年仍准回籍。並將督臣勞崇光。准其設館招工照會。一併刊刻。貼於章程之後。佛蘭西夷人。又請勞崇光。出示曉諭。各處貧民。有自願往法國工作謀生者。親赴公所報明。委員會同領事官。查議立約等語。英咭喇館。招去華人七百二十餘口。佛蘭西館。招去華人二百餘口。呂宋館。招去華人五百五十餘口。多係壯丁。間有婦孺跟隨者。其香港之下。環嶺斷龍兩處。英佛夷。亦設有招工館。澳門之紅窗門。三巴門。人頭井。水坑尾。四處招工館。係西洋及呂宋各夷所設。黃埔之長洲地方。

則仍係躉船。並未設館。統計香港、澳門、黃埔，約共招去五百餘口。本年二月，該夷以天氣炎熱，內地民人出洋，易於生病，暫行停止。俟秋涼再招。近日時夷人於藩司衙門前黏貼章程，招雇挑夫。有到地打仗，再加一元之語。勢仗查西洋各國夷人，從前誘拐內地民人，作何驅使，固無從查訪。而近來被拐，及招雇出洋者，民間傳言該夷用藥水將其數洗，即能鬚髮黃捲，面目黧黑。假充夷兵，壯彼聲勢。以與我軍打仗。惟真夷則鼻高睛綠，假夷則不然。虛實雖不可知，而近日該夷招雇挑夫，竟有打仗字樣。傳言或非無因。自應嚴禁，以杜奸謀。除飭南海、番禺、香山等縣，督率

兵役及團局紳董隨時查拏禁止。如有匪徒拐賣人口出洋一經拏獲即行正法。並不准愚民自行赴館賣身。違者從重懲辦。儆該地方官查拏不加拏即當指名嚴參。

殊批知道了。

閩浙總督慶端福建巡撫瑞璜奏據護理福建水師提督臣蔡潤澤著理興泉永道潘駿章會稟稱閩三月二十七

日有佛國三桅大木輪船一隻船身約長數十丈由廣東香港駛至福建廈門古浪與後島豎礁水急衝破折斷兩截內夾兵三百餘人搬赴前到之火輪兵船內於四月初六日卯刻駕駛出口該夷船內所載大藥數萬斤水銀二

十餘萬斤。以及雜物乾糧等件。均已沈失無存。糖底牛馬。亦復淹斃不少。探聞欲赴上海合幫馳赴天津。又聞三月二十八日。有花旗國三桅大輪船一隻。內載英兵三百餘名。由廣東香港來廈。亦於四月初六日出口。往北而去。現在添撥兵役。在於各口岸實力防護等情。並據廈防同知俞林稟報相同。弩伏查英倭各國兵船。聯踪駛往北洋。是其意在用兵。情形顯露。天津布置周密。望量精嚴。該夷速思。煙臂當車。無非自取敗衄。茲據報倭國大輪兵船。由廣東經過閩洋。被水衝破。所載軍火等件。均已沈失無存。此皆

皇上成福。海若效靈。堪以仰慰。

宸廬。

硃批。知道了。

丙午。

盛京將軍玉明奏。竊努遵奉

諭旨。當將密咨傳知希拉布。並全州共到火船三十七隻。緣由於

五月初四日由驛奏報在案。茲復疊據全州副都統。並旗

民地方官咨報。五月初一初二初三等日。和尚島。青泥窪

大孤山等處。又到大輪船二十三隻。連前共計六十隻。外

有大輪船七隻。在三山島洋面游奕。該夷登岸。將東寺既

購民房。拆毀多間。搭蓋帳房五十餘架。演放槍礮。又在白石洞。挖池取水。池旁搭蓋帳房十數架。且於附近村心。槍掠牲畜。並據該地方官稟報。現將緊要口岸。仍留員弁瞭望。其距城寫遠之防。汎兵丁。並距城較近。原存礮位酌量。糊撥城內。以助兵力。而應急需等情。咨報前來。等查該夷先在山東洋面。劫掠掠船。帶赴金州海灣窩藏。繼又大小火輪夷船。陸續加增。一月之內。聚集六十餘隻之多。在和尙島。青泥窪。大孤山等處。接連停泊。時復登岸。將村民房屋。拆毀。搭蓋帳房。演放槍礮。又赴附近村屯。擄掠牲畜。該夷心懷叵測。由漸而入。肆無忌憚。已有滋擾。窺伺情形。全

州距海較近。為今之計。城池最關緊要。亟宜固守嚴防。前因該城兵力較單。曾經奏調燕岳兵三百名。前往練為堵禦。屢經督飛咨該副都統。並嚴飭旗民地方官。相機調度。親督兵勇。加意隄防。豫作準備。惟當此夷船屯聚。防務喫緊之時。督再四思維。該夷現在海灣登岸。雖已漸肆兇悍。尚未深入滋擾。但船數眾多。聲勢較重。而東省海疆。為根本重地。未便稍涉大意。況全城距海切近。仍應厚集兵力。以資扼守。惟有遵距金六七百里。道路遙遠。不能不豫為徵調。現經督將前次挑備省城兵五百名。遼陽兵二百名。剋即飛調。劉沐記名副都統協領奇凌阿統領。星夜馳赴。

全州與前經調防之熊岳兵三百名。合併共計兵一千名。均歸奇浚阿統帶。該員熟悉兵機。令其自行酌量相機防剿。以專責成。其全州本城兵勇。仍歸該副都統希拉布統帶。督同旗民地方官酌量緩急。隨時調度。不分晝夜。扼要巡防。以期嚴密。而免疏虞。

玉明又奏。努伏思。全州夷情喫緊。亟宜添兵防守。以杜窺伺。而全州之後路海濱一帶。則復州蓋州等處。相距較近。水陸交衝。均應厚集兵力。以防竄擾。而資應援。查各城官兵。除現有海防之處。不能徵調外。今擬由鳳凰城。開原。義州。三城。各挑備兵二百名。廣甯挑備兵一百名。連前挑備

附近之牛莊蓋州兵三百名。共計一千名。仍由省城再挑馬隊兵五百名。作為各路後援。現已咨會錦州副都統。並劉飭各城。將挑取馬匹兵丁。豫為備齊。等仍偵探走情酌量緩急。隨時調取。擇要布置。以資扼守。惟調兵既多。餉糈浩繁。現當經費支絀。實屬無款可籌。等已別商戶部兼戶倭仁。府尹景霖。公同商酌。暫應擬用何款。設法措辦之處。迅即籌畫。以濟要需。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查明奏。金州續到夷船多隻。調兵防勦一摺。金州地方。先從聚集夷船六十餘隻。在和尚島青泥窪大孤山等處。

停泊時復登岸。拆毀民居。搭蓋帳房。演放槍礮。擄掠牲畜。顯有
窺伺滋擾情形。該將軍因金州城池緊要。將前次挑備省城等
處官兵。調派記名副都統協領奇凌阿統帶。馳赴金州。並前調
熊岳官兵。均歸該協領統帶。著即責令與副都統希拉布會同
旗民地方官。斟酌緩急。妥為布置。惟盛京海口紛歧。各處防兵
總應暗中設伏。以備該夷大隊深入滋擾。若將防兵聚集海岸。
夷人窺我虛實。轉得施其伎倆。該將軍惟當密為布置。使夷人
知內有伏兵。必不敢肆行登岸。古為妥善。所有防兵。均須辦作
民團。不可稍露官兵情形。以為將來轉圜地步。一面遴派長於
詞令之員。詢其來意。告以金州並非通商換約之地。不應在此

停泊。且恐居民不容。致生釁端。反傷和好。一面密查該夷動靜。以便豫為防範。前據丈煜奏。該夷在烟臺地方。蓋房數間。意圖通商。各鋪戶紛紛關閉。該夷兵擄掠食物。經鄉團逐回。夷酋即將夷兵懲治。可見商民深知大體。而該夷畏懼鄉民。亦可概見。此次夷船停泊和尚島等處。該將軍亦應密諭附近鋪商。不得與之交易。並嚴查奸細。禁止居民賣給食物。該夷無可希冀。自可達之使去。至民間騾馬。嚴防搶掠。尤不可令該夷購買。僅有貪利之徒。私行交易。即從嚴懲辦。並當防其誑誘人口。通令服役。該將軍務當認真妥辦。勿得視為具文。

丁和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文煜奏。續到輪船二隻內。起出馬一百五六十四。復據王明先後奏報。美人先後駛至金州海口者。已有船六十餘隻。在大孤山。和尚島。青泥窪等處停泊。本日復據勞崇光奏。該夷由上海赴東洋日本國。購馬五六百匹。運至浙江定海。又赴南洋。曼奈即小呂宋。購馬一千二百匹。運至廣東香港。已用船裝載北行。其駛至香港兵船。旋亦駛赴上海。人數約一二萬。尚有二三千人。在香港支搭帳房。亦一併登舟北駛。昨據耆齡奏。亦稱該夷以萬餘金。購買稻草。訪聞欲載往天津。紮草人於馬上。用銜頸障。以當鞍大。而以精銳繼進。人欲填塞天津溝坎爛泥。免致陷足。復以千餘金收買寸許厚木板。將載赴

上海打造小船以備天津同時併進之用。又有馬隊三四十亦均載往天津等語。雖夷人虛聲吶喝。是其慣技。然如該撫等所奏。是購買馬匹。紮造草人。竟是實有其事。該夷詭詐百出。不可不防。天津布置已臻嚴密。不為搖動。然不可稍存大意。尚宜悉心籌度。講求應敵之方。不可掉以輕心。至為該夷所乘。是為至要。又據奏。嘆夷公使頓喃。遠同佛夷公使噶羅。自伊本國前來。該二酋係咸豐八年在天津與桂良等面議條約之人。因上年嗜嗜嘶等辭理不善。致啟釁端。是以伊等復來。重理前說。各夷商惟恐兵連禍結。致妨貿易。屢求伍崇曜等探問。可見該夷雖肆兇悍。未必不希冀說合。仍循前議。僅夷船抵津。未遽動兵。

恆福當派員開導。毋先開釐。如該吏先行開釐。或施詭詐。價格
林沁即相機堵禦。總在有備無患。計出萬全。方為妥善。

戊申。

翰軍機大臣等。昨據著齡奏報粵海關稅數目。內稱佛蘭西人
提去關稅銀三十三萬三千餘兩。味利堅人提去銀四萬兩。
均稱係作抵六百萬撫夷經費等語。味人業經換給和約。尚屬
從權。佛夷在天津。雖有二百萬兩之款。現在並未換約。且英佛
兩國提去填募地基銀八萬八千餘兩。兵防城經費洋銀一
萬八千元。該督未經奏明。何以准其提用。著著齡密派委員進
城。面見勞崇光。詢以各該吏已提銀兩。是否即在和約內所定

之六百萬兩數內。必須詢明。否則必為該吏所惑。今該吏既已
使用。即將此項存記。以備將來扣除。務須嚴密辦理。該吏昧馬
裝船北來。復因嗜商上年辦理未善。頓喙全復。邀噶羅士同來。
重理前說。未必非自圖轉圜。各吏商惟恐兵連禍結。致妨貿易。
屢求伍崇曜等探問。正可藉為轉機。者齡亦當密告勞崇光。令
伍崇曜等妥為開導。告以著理欽差大臣薛煥。現在上海辦理
五口通商事宜。該吏如往上海。將條約議定。大皇帝必格外施
恩。不究上年之事。自可永敦和好。不致兵連禍結。於眾商均有
裨益。僕該吏有在事轉圜之意。即著者齡迅速馳奏。

戊午。著理

欽差大臣暫署兩江總督江蘇巡撫薛煥奏。竊臣於四月二十四日將英俄聯為一氣。頓噴拿噶囉。仍有未瀆之說。由驛馳奏在案。茲於四月二十七日。味首畢塔翰。來見督臣何桂清。告知俄羅斯使臣噶訥噶。由京出海口。坐大輪船前來。已於四月二十七日。行抵上海。何桂清詢以俄羅斯使臣來瀆何事。坐船幾隻。該首答詞。謂。祇云帶有駐瀆領事官回來。共坐大輪船二隻。一係由京起程。一係由俄羅斯本國駛來。尚有數隻。不日可到。噶訥噶在京都。曾任十個月等語。查俄國使臣。忽然驟至。未審意欲何為。連日亦未來請見。當飭華商楊坊等密探。旋據報稱。噶首。噶首。噶首。噶首。

該商等於有意無意間。再四譬解。勸其不必帶兵北行。正在盡力籌謀。今因俄首到此。極力慫恿。喚咐打仗。並云在京日久。迷及都門。並津沽防堵各情形。言之鑿鑿。諄告嗜嚙。嘶。嘶。嘶。不必誤聽人言。二三其見。竟赴天津打仗。必須毀去大沽礮臺。和議方能成就。而嗜首。嗜首。為其所惑。主戰之意愈堅。有不候頓。頓。嚙。嚙。嚙。囉。囉。囉。到來。即行北駛之議。俄首又許其同去各等情。臣查夷情反覆。本已變幻靡常。今俄首到滬。又從中作祟。尤覺難於措手。而頓。頓。嚙。嚙。嚙。囉。囉。囉。外間傳聞不日可至。迄今尚未見到。第聞該二首並船而來。是已聯為一氣。現雖暗用離間之計。竊恐陰謀固結。

一時難以離間。且宋首席到。俄首旋即踵至。是該酋等明
條相約而來。互通消息。狼狽為奸。要挾骨制之計。夫情巨
測。亟宜嚴防。臣與督臣何桂清。仍當再為設法。阻其用兵。
俟嘖嘖陰囂。囉到日。察看動靜。視其所向。相機排解。總當
力阻北行。如能即在上海定議。臣等再當奏請。

恩施格外。曲示懷柔。俾該夷等畏威服德。不致再生枝節。中外幸
甚。

硃批。另有旨。俄夷恣恣。味味。不過為於中取利。此時應密飭華夷
兩商。設法離間。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何桂清等欲借夷兵。規復蘇城。臺經諭令薛

換阻止。茲據薛煥奏。俄首抵港。德遜喫佛北來打仗。並募勇及
雇夷勇。親督進剿各等語。俄夫使臣嗎喇學。行抵上海。極力慫
恿喫佛打仗。嗜首。嗜首。為其所惑。主戰之意愈堅。有不候頌噶
二酋到來。即行北駛之意。俄首並許其同去。其為各夷相約而
來。互通消息。狼狽為奸。俄首希圖於中取拙。已無疑義。現在惟
當暗用離間之計。密囑華夷二酋。相機排解。告以俄首在京。屢
有幫助中國之說。此次未必非誘令喫佛前來。使受懲創。意圖
見好於中國。不可聽信俄首之言。致乖和議。天津已有準備。即
未打仗。未必即能取勝。徒勞無益。且去歲費由彼開。總將四事
挽回。即在上海將條約議定。再行換約。此後永敦和好。豈不甚

善不但現在將噶首佈首妥為羈縻不可令其驟然北馳即頓首鳴首到來亦當設法攔阻。婉言開導。薛煥現署兩江總督。五口欵差大臣。事權歸一。責無旁貸。不得以挽留不住為辭。復蹈何桂清故轍。方不負委任。昨據耆齡奏。噶首由廣東海關提取稅銀三十三萬三千餘兩。抵扣天津和約內所議賠項兵費。該夷既遵和約提銀。更不應附和噶夷。前來尋釁。如此密為勸譬。離間噶噤。以破其陰謀固結。阻其北行。不致再生枝節。方為妥善。至借用夷兵。本非善策。後患不可勝言。該撫已由吳煦雇募呂宋夷人一百名。作為夷勇。欲帶赴嘉定。太倉。崑山。一路會同民團。相機進剿。呂宋雖與噶噤不同。然究係噶夷黨與。且據耆

崇光奏稱。嘆夷由呂宋購買馬匹等語。難保呂宋內不無嘆夷。況夷勇百名。亦無濟於事。務當量為遣回。毋使夷人得以藉口。該撫現在責任綦重。不得輕離上海。致誤事機。惟有嚴飭帶兵將弁。節節進取。以圖規復蘇城。是為至要。

華辨史務始末卷之五十二